

□ 杨琼

梨园深处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的季节,是“氤”花的日子,也是万物苏醒,百花齐放的时候。从古镇远往施秉方向出城四公里就到了白杨坪,即千亩果园。趁休息之日,邀约三五个好友,来到这片近几年赏花火爆的地方,尽情体验“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画意与诗情。

白杨坪的赏花时间,大约持续一个月半月左右,以公路为界,两边桃、李、梨树装扮在呈梯田似的小山坡。花期循序渐进,最初是山顶的李子花和油菜花,李树下栽种了油菜,它们的花期要早些;紧跟着是桃花,桃花还未落,对面山上的梨花追逐而来。一时间,素洁淡雅的灰白,灿灿袭人的金黄、落英缤纷的霞红、靓艳含香的洁白,在这里汇集、交织。

据说,白颜色的花很香,梨花也是如此。空闲日子的我们,就像一群忙碌的蜜蜂,穿梭在花海里。梨园里,一棵棵粗狂得近乎古朴的树干上,一簇簇风姿绰约,气质优雅的梨花,静静开放在这一片溢满田园气息的土壤里。没有华丽的装扮,没有艳丽的容颜,



高雅、圣洁、不张扬,却静静的溢出淡淡的幽香。

与它们为伴,一些的烦恼都会不由自主被搁置脑后,疲惫的心灵也得到短暂的慰藉,就算这片刻的宁静与清闲,也不想辜负。

梨花林里,大家各自散开,我流连忘返,拿着自拍杆随心所欲的抓拍着,生怕错过任何一个镜头。

一晃眼,有一抹红撞进我的镜头,在满眼白清如雪的梨园里,这样的唐突尤为引人注目。停下脚步,不由得靠近,细细打量起来。此刻,我正处在梨园中间的半山腰,拐角处,几间小小的平房,平房的对面,小巧的花园隐藏在梨园中,不是靠近,根本看不出来。

两条狗懒散地趴在房屋附近的路中,看到有人靠近,没有想象中的狂叫不停,只是睁开迷茫的睡眼看了看,悠悠忽忽地站起来挪动几步,耷拉着的尾巴轻轻摇了摇,又趴下,闭上眼睛。看样子,莫不也是被清香四溢的味道熏醉了!

搜寻的视线顺着颜色找寻,就看到两位六十左右的男女,正蹲在花丛中。他们头戴斗笠,阿姨小心搀扶着一株连着树皮的断枝,叔叔正把小小的棍子插在旁边土里,再用绳子把受伤的花枝绑在木棍上,动作缓慢,手指轻柔,眼里充满怜惜与心痛,好像花枝也会疼痛一样。

花园空间不大,被主人用栅栏包围着,开间大概只有四五米,进深看不到尽头,郁郁的绿叶中,颜色各异的花稀疏绽放着。我贪婪的目光引起了男主人的注意,他站了起来,轻轻弹去落在衣襟上的花瓣,微微一笑说:“要拍照,外面的颜色太单调了,可以到我园子里来拍,不弄坏花就行。”

我大喜过望,忙钻进了花园。走进了,才看清主人,看样子,明

明应该是一个花农,但他衣服干净整洁,脸颊清瘦,淡淡的笑容如同清风拂面般的亲切,谈吐也不俗。让我有种错觉,如果不是这谈吐、这笑容,这装束,站在这随时都有可能繁花绽放之地,怕是会亵渎这块净土吧!

我没话找话地和老人聊着,说自己也是一个爱花人,奈何本性太俗,培育不出娇艳美丽的花朵。我的话让主人有些意外,他开始热心把他的花园,甚至于整个梨园给我推荐了一番。

主人叫代文高,今年七十多岁,六十年代初期的初中生,地道的农民,栽种果园已经三十多年。最初是在镇远县城叫花果园的山坡上,栽种橘子、葡萄、猕猴桃。二十年前,来到了白杨坪,开始了桃、李、梨树的栽种。慢慢发展成现今近两千亩的果园。

近些年,随着人们水平提高,旅游的人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花开季节,本地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花开高峰期,临县的自驾游和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

闲暇之余,代叔就想,漫山遍野的梨花虽然惹人怜爱,花期非常短暂,假如四季有不同的花开,岂不是对梨园的一种弥补。于是,他外出考察,学习,请教培育花卉的专家,购买大量的书籍,才有了这个小花园。

花园的规划、修剪、拆装基本上是代叔一个人,几年的时间栽

种的品种有几百种:有桃花、月季花、海棠花、樱花、牡丹花、美花含笑、玉林花等等。这些品种细细分划,种类繁多,花朵色彩各异,部分品种还非常名贵。

三年的精心打理,代叔终于把这个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小花园培育得像模像样。春、夏、秋、冬,每季都有怒放的花朵,静静等待每一位观赏者的到来。

除了花园,房屋周围一百多亩梨园也归他管理,年产量达到二十多万斤,也不愁销路。果子成熟的季节,湖南、广西、福建、贵阳等地的老板争相定购。用他自己的话,权当用锻炼身体,其余的果园则由他的四位儿子管理。

老人滔滔不绝的介绍,更坚信我的第一感觉,他不同一般的农民,中等个子,举动干练,知识渊博,举手投足间没有老人的味道,睿智的眼神中隐约透露出儒雅的气质。

“小花园开得最热闹时候,我用微信微你们来赏花吧!”代叔潇洒地掏出手机。交换微信号码时,图片是一朵绽开得非常美丽的荷花,名字叫作“高洁”。

后来,才听说,花开的季节,他会邀请一些文人雅士到花园品茶赏花,有的当场即兴作诗,画画。走的时候留下几幅给他,就是他最开心的事情。

离开了老人后,他在花丛中微笑的样子,让我突然的想起一句话:“一花一世界,一笑一尘缘”。

□ 王芳坤

一场春天的花事

接到节气的请柬
春姑娘衣袂翩跹
不急不缓从天而降
专为主持一场隆重的迎春大典

虫儿是隐形的乐师
四野田园 花丛枝头
时而合奏时而独唱
唧唧啾啾 吱吱叽叽
从早到晚交响乐和谐悠扬

鸟雀赶来凑热闹
兴高采烈地耍起杂技
花丛里俏皮地上蹿下跳
枝丫间时不时翻筋斗
轻身一跃
花瓣随之抖落
划出一条条优美的弧线

蜜蜂倾巢出动
一进场就是一个大型民族舞蹈
花蕊间成群结队
嘴里含蜜衔粉
扇翅来回穿梭
一曲曲勤劳酿造浑然天成

蝴蝶也赶来捧场
身披彩衣 体态婀娜
曼妙的舞姿招来伴侣助兴
芳香沁漫中
上演一幕幕蝶恋花

春暖花开的季节谁不爱呢
人们换上轻薄的单衣
结伴出门踏青
一串串爽朗的笑声撒落一地
花树下各种造型应有尽有
每一次停拍
就定格成一张张韵美人悦的游春图

呵 原来
这万物狂喜的热闹集会
是为共庆一场春天的花事

□ 李茂奎

清 明

清明,回到家乡为父母扫墓
父亲和母亲各据一方
他们的去处已由罗盘算定
从父亲的坟到母亲的坟
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
留给我一段路,思念

在父亲的碑前倒两杯酒
不让父亲独酌
父亲一杯,我一杯
从没有与父亲认真喝过酒的我
与父亲隔空碰杯
杯沿,已梨花带雨
洒出滴滴愧疚

我俯下身,不用看碑文
就知父母的一生
我想和父母搭话
就像小时候我犯了错一样
他们扭头不语

回望,他们已走得更远

条窄窄的缝射进来,内心瞬间被安慰了许多。今天读到“微注小窗明”的时候,猛然醒悟,这是一种心理情绪,潜藏了几十年的——“心病”。

心病应该属于心理疾患的范畴吧,只是轻与重而已。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或许都须在成年后的某一次被猛然揭开,彻底正视或者暴晒,方能治愈。

在灰蓝色窗帘背后找到的“微注小窗明”,已然越过青春,走向中年的安分、自在,以及对自己的整顿——平静不喧、淡然不躁,这是中年人最好看的样子,也是需要努力抵达的回归。

李商隐在诗的最后说“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这是成熟的鸟,经历很多之后飞翔的姿态。顺接了“微注小窗明”平静。这平静,彰显了中年的野心——所有的东西都追求完了之后,归来做自己。这野心,有点颓丧、有点困倦,也有期待,以及暗暗的窃喜。

“微注小窗明”,是一种野心,李商隐中年后轻轻盈盈地拥有,我在少年时“看山是山”地拥有,亦在中年时代磕磕绊绊地追寻它“看山还是山”的极峰状态!



□ 李顺骅

有一种花叫羊屎条

如果有一种花,它能够永远保存在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那么这种花一定在心灵里有某种特殊的情结。于我,就有这样一种花,而它有一个让人听起来不入流的名字——羊屎条。

每当三月,故乡苗岭满山遍野都怒放这种白得特别纯净的花,一刹那犹如白雪洒落人间。这种花没有富贵的矜持,也没有媚俗的娇艳,更没有出世的高冷,它随意开放在田边地角、岭表沟壑,有一种野遗的君子之风,花瓣看似柔弱纤细,舞姿妩媚窈窕,侧耳听好像有一曲若有若无的乡野民谣直抵灵魂,拨动深藏在岁月里的那一根心弦。

这株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野花,这株春天装点在山野的野花,这株开放在劳动者和耕牛身边的野花,其“羊屎条”的俗名却一直陪伴在我们的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至于为何赋予她这么的名字,皆因每至夏秋,它的枝干会长出一串串指尖大小的果实,其壮犹如一粒粒羊屎,而枝条又是细长的条状,在外来文化欠缺的故乡,人们只得因状赋名——羊屎条。

除了花的洁白美丽和对人的亲近,我对羊屎条还有特殊的一种情结。少年时代,雷山城里的孩子几乎都曾经到县城山里砍柴作为炊事之需,我也不例外,毫不夸张,曾经在砍柴的孩子群体里我无疑也是一名“高手”,只要进山,我通常只带一把

柴刀,待砍得一堆柴,随便选一根比较粗大的木棒削成穿柴的扁担,而捆柴的绳子呢——就是这篇文字说的羊屎条。

羊屎条细长,最长者可达一米多,用脚踩住一端,然后用双手把枝条扭为柔软一点的“柴绳”,这便是最好的既柔软又结实的捆柴绳子了。

这就是我对羊屎条特殊记忆的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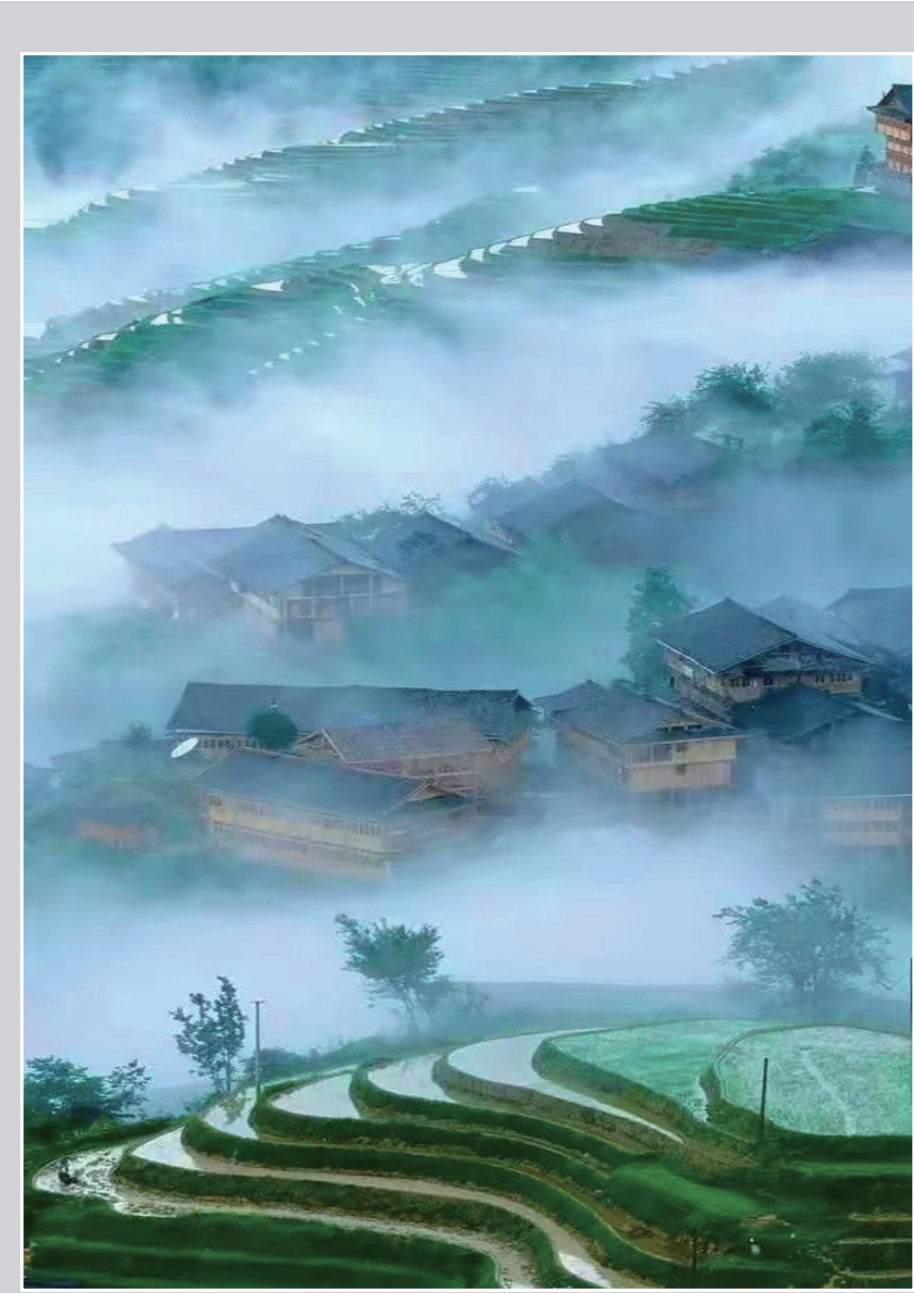
行文至此,我应该让“羊屎条”的俗名暂时让位,请出它的学名。惭愧的是,我在很长时间里才知道它真正的芳名——白花樺木。而我知道它叫白花樺木还是因为在都市生活里迂回获得的。

在深圳我居所的那条马路上,因为南国气候的原因,常年开放一种深红色的花卉,从外形看似曾相识,除了颜色,花的形状完全就是故乡常见的羊屎条,后来查资料叫“红花樺木”,我就想羊屎条是不是就是白花樺木呢?

果然就是!

从童年少年到老年的我,知道羊屎条的学名叫白花樺木竟然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我曾经在新加坡看胡姬花,在荷兰看郁金香,在保加利亚看玫瑰,在新西兰看鲁冰花,在法国看鸢尾花和薰衣草花,在日本看樱花……无论走遍世界看了多少美丽的花,都不如我记忆里的“羊屎条花”。



刊
头
图

佚名
摄

□ 马英

那碗清香的甜酒酿

朋友圈里桃红李白柳绿油菜花儿黄,鸭子在河中撒欢儿,鸟儿在花丛中穿梭,好一派盎然春意。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也走进了近郊的网红桃林。

赏花固然是件快乐的事情,但我还有个心思——为了那碗清香的甜酒酿。

小时候,跟着大人们去乡下舅舅家小住。那时山里不通车,去舅舅家要走十多里山路。山路崎岖,特别是夏天,每当走得口干舌燥、浑身冒汗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片竹林里休息一会儿。竹林里有一股山泉,大人们摘下树叶做成杯子,接一杯清露,甘甜清冽的泉水绝对比现在的冰激凌更令人舒爽,再用泉水洗洗脸,立刻就赶走了疲惫和炎热。

一次,我们正在竹林里休息,遇到了一位挑着担子的亲戚。大人们热情、真诚地聊着家常。亲戚揭开担子上的坛子,一阵甜酒酒清香扑鼻而来。亲戚拿出几个小碗,每个碗里盛了一勺甜酒,又加了竹林里的山泉水,递给我们,叫我们尝——从此,用山泉水冲泡的甜酒酿的清凉甘甜的味道便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再也无法忘记。

有多久没有吃到用山泉水

冲泡的甜酒酿了?

从凯里绕城高速驱车三十公里,又走了一段省道,便到了近年来很火爆的网红桃花村。

信步走在通往山顶的水泥道上,呼吸着混合了桃花、油菜花香味的空气,欣赏着静谧的掩映在桃林里的院落,心里一片祥和。

太阳热烈,头、鼻尖、脖子已渗出微汗,嗓子开始冒烟,我又开始思念起那碗清甜的甜酒酿。于是,但来到半山腰,却没有遇见甜酒酿。远眺山道尽头,也未见摆摊的村民。

我不甘心,想进村子里看看,万一有人在家门口卖呢?

可是,放眼看去,村里出奇安静,好些房子门窗紧闭,很少看到村民影子。外出务工了?上山劳动了?进城赶集了?

没有甜酒酿,连通常都会有烤红薯、烤糍粑、烤五花肉、烤火腿肠,也没有。

桃花村一游,终究没有吃到用山泉水冲泡的甜酒酿,颇觉遗憾。

也许,我走得还不够远?也许,在更远的山路上,更远的村子里会遇到我心心念念地用山泉水冲泡的清香的甜酒酿吧?

我又在想,美丽乡村应该怎么样才留得住乡愁呢?

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生命体验,在某个平常的日子,一个小物件,某个人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者某个诗句,会像一只小蚂蚁或隐形的刺一样,猛地蜇你一下,然后逃开。蜇你的小东西逃开了,而你的情绪却被扰乱了——那个被蜇的地方,需要你去关照。并不很疼,但被蜇的感觉,依附着你,牵制着你,提醒着你。你必须去抚一抚,揉一揉。

因为它的背后,是我们曾经过去。读李商隐的《晚晴》里那句“微注小窗明”,就像一只小蚂蚁,轻轻地蜇了我一口。

李商隐或许是写自己的中年时光。“微注小窗明”,倚靠雕花小窗,手执书卷,一缕光线,不是强烈,灰灰的,冷冷的,投射到书页上,一切很静、很慢、也安谧。这种时刻通常不属于“长风几万里”的热烈豪迈的青春时光。这是中年后追求回归时的一个不重要的小小时刻。一种生命的自我实现和完成。

李商隐的中年回归,恰是我少年时的出发。

小姨家六表姐就曾住在一个能营造“微注小窗明”氛围的房间里。小姨家女孩子多,我自己的姐姐出嫁早,周末和寒暑假,我跟六表姐厮混得最多,后来家里发生了大变故后,六表姐的那个房间更成了我的避难所。一张木床,一个矮柜和一口木箱,房间简陋得像《诗经》里用山野中的白茅和野鹿表达爱情的方式,也像某个原初的生活场景。清晨或者百无聊赖的中午,我靠在床头,手里拿

□ 刘 美

有一种野心叫“微注小窗明”

着不知读了好多遍的《安徒生童话》,还有一本是文学杂志,里面有梁晓声的《黑黑的沃土》。幽暗的光线透过被柴火熏黑了窗格射进来,透明的灰蓝的一缕,勉强可以看清书上的文字。四周很静,时光停止流动一般地悄无声息,就是这种“微注小窗明”的感觉。《安徒生童话选》和那本文学杂志从哪来,又去了何处,无从知道。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豌豆公主、海的女儿美丽的样子,还有梁晓声叙述的那些知青的生命热情、绝望和死亡。那时的我有过战栗、难过,但不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迷茫”。

后来,我的父母和小姨姨夫,都走进了矮矮坟墓,我们和他们,陷入“我在外边,母亲在里边”的不可逆转的格局里;我和六表姐、八表妹也四散开去,揉捏捡拾各自一地鸡毛的生活,身子躬成米勒《拾穗者》有些臃肿,有些憔悴也有了点麻木的样子。再后来,木屋拆掉,表哥在新的地基上建起了砖房。曾经伫立那栋木屋的地方,唯留一个旧址。旧址是什么?曾经有物有人有事件存在的有点感伤有点神秘的物理性标志,而今靠几丛杂草几块瓦片唤起几丝气息几段记忆的心理地标。

蒋勋先生解读李商隐的诗,读出了虚幻和荒凉,很像存在主义哲学。读书,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当你对比东西方哲学,哪怕隔着几千年时间,无限浩瀚的空间,却总有相通之处,有时是表达方式不一,有时是注视方向不同而已。此刻,李商隐的虚幻、荒凉正和存在主义哲学相遇,碰撞出生命意义假设背后的虚空。就像已经走远的亲人总是在梦中出现——我那久已不在人世的父母,他们在这个世界的走过常让我产生恍惚感;看着同学群里发出的照片,有大腹便便者,有皱纹如沟壑者,有白发间杂者,让我对曾经有过的如火的青春一度产生了怀疑。

木格子门窗已然灰飞烟灭,那种灰蓝透明的光线再也无法汇聚成束——它跟我的少年时光相互凝视后就悄悄挪移开去,像梦中造访的圣诞老人,带着温善的笑意轻手轻脚地檢出门去。

我现在的书房,玻璃窗,挂着有些光泽的灰蓝色丝绒窗帘,有些厚度。我总是让它一直垂着,不拉开,我像当年那个把六表姐的房间当成避难所的少女一样,与它咫尺相隔,享受它的柔软以待。有时莫名地想看一缕光线,就把窗帘拉开一条缝,让光沿着这